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九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周頌

清廟篇

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尚書大傳云周公輿升歌而絃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漸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獨斷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書君牙篇穆王作誥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夫丕顯丕承即不顯不承也彼分言文武此專言文王何也按書洛誥稱王在新邑烝進文武而清廟爲其升歌之詞則穆王之分言亦有據矣今此專言文者劉安成所謂父子並進統于尊也○孔氏曰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从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位于庭周公曰示之以力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此之謂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文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此詩當與載見辟王同看此

率諸侯以祭文王彼率諸侯以祭武王此爲成王之祭疑彼亦爲成王之祭故洛誥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〇呂氏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是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凡助祭執事者皆在也相惟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見矣

維天之命篇

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明六年制禮作樂〇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

也下二句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巳美其與天同功也假嘉也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巳與文德之純對立而竝言之不知天之爲文王邪文王之爲天邪葢有不容擬議者

維清篇

序云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獨斷曰此奏象舞之歌也○詩說曰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武之詩○傳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淸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禋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楨榦○張子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呂氏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于此也○嚴氏曰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

于此遂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通解云詩序曰維清奏象武也朱子謂詩中無象武之意按禮文王世子明堂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象武與清廟對故序曰維清象舞也以此○堯舜之典以後雖大禹之功之德亦但爲謨而不得爲典况文王乎然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有典有則頌之維清我將皆言文王之典此見孝子慈孫之尊祖殆視禹與文王如堯舜邪

烈文篇

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朱子謂中未見卽政

之意○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首章傳云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二章傳云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疏云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巳言文王賜之

此又言惟王立之封立諸侯始之于武王則惟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祖父之大功也諸侯各爲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序緒也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于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毛詩或問曰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人殊奢儉不同故兩戒○末章傳云此前王文王也○箋云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

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

天作篇

序云祀先王先公也○詩說曰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獨斷曰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若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祭太王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乃頌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爲祭太王詩也○傳云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太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

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山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平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簡能則易从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太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筆談曰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惟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注引韓詩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謂仁人之道易行故

岐道險僻而人不難○毛詩或問曰彼徂矣岐舊註皆矣字絕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爲是○朱公遷曰周之先公稱后稷公劉先王稱太王王季然天作祀太王思文祀后稷而公劉王季無其詩豈篤前烈覲克配彼天者不同勤王家覲肇基王迹者有間與抑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本有是詩而亡之也然公劉之厚民王季之受祿施子孫雅頌正可互見其爲有德之宗信矣○春秋公入祊鄭伯假許聖人譏其有無親之心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太王康之者文王

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舉而棄之如敝屣然無親之心孰甚邪○嚴氏曰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葢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天作高山一句可包皇矣一章太王荒之一句可包作之屏之一章聖人詩法詳于雅而畧于頌如此皇矣告君不詳不足以盡忠告天作告神不約不足以主敬

昊天有成命篇

序云郊祀天地也○朱子謂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

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經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于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詩說曰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獨斷曰郊祀天地之所歌也○輔氏曰不敢康戒
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
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
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
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
繼續光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
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
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傳云
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
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武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

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懈怠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單厚也靖和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懈倦故于其功終能安和之謂夙夜自勤終于天下太平○國語云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宥密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賈誼新書禮容篇曰宥密密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

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忘安早夙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韋昭解明文昭定武烈烈威也君能定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按此二句則文武非文王武王矣○范蜀公曰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

下班固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于頌也

我將篇

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傳云將大享獻也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惟是肥碩之牛羊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碩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疏義云奉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又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

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到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二章傳云儀善刑法典靖謀也○疏云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于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惟天乃大文王之德既右助而歆饗之○輔氏曰儀以爲儀也式以爲式也刑以爲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爲動作不敢忘也又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之意○三章箋云早夜敬天于是得安文王之道○記曰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又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于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問祀文王于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邪以時王之父配邪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

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于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結以爲席陶匏以爲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時邁篇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詩說曰美大武之三成○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注云殷猶衆

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于巡狩之方具位茅以辦之而植表于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周禮注肆夏時邁也○堯時十二載一時巡舜五載一時巡成周復十二載一時巡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二章箋云薄猶甫也

肅始也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狩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薛君傳振奮也疊應也美武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白虎通曰實右序有周周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丁奉廳言曰武王伐紂救民時然後動時者應天順人之時也以此時而巡狩故望天之子之既又決乎天實右序以昭諸侯而感百神皆以其時言耳不時則何所

望而何所決乎○三章傳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云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戢傳云聚也箋云王巡狩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夏傳云大也箋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式序在位按白虎通曰小國有功增土進秩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

賜三等得專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
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
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
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
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从大國連帥方伯
而斷獄受命之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
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
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
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
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

可知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三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幷知明幷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斥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資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三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斥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君幼稚不斥悼與耄雖有罪

不加刑焉二王后不貶斥尊賔客重先王也罪惡足以絶之更立其次妻父母不削巳昆弟削而不斥以非賢能得之也至于老小但令大夫受其罪而巳諸侯喑聾跛躄惡疾者不免斥尊人君也世子有惡疾者廢不可承先祖也○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倖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于家取賞于朝也爲不善于幽而蒙刑于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執競篇

序云祀武王也○朱子謂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从小序之說此亦以詞害意之失○周禮注䌓遏執競也○詩說曰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朱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疏義又云按中庸或問云如諸

儒之說至共王時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至孝王時立武世室朱子亦然劉說則是自昭王以下歷穆共懿孝四王而始有武世室也此或未然○首章傳云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箋云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朱公遷云剛健而加悠久乃能成莫大之功武王承肅將之志十三年始一怒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日宜其功烈之無競矣○二章傳云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箋云武

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三章傳云反反難也箋云順習之貌

思文篇

序曰后稷配天也○渠思文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渠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傳云中極也言反其性貽我來牟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

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父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嚴氏曰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于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于文稷實有文德能配于天非虛尊之也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饑則失其常心自稷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稷之中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葢麦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至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也○袁仁毛詩或問曰陳常于時夏謂常布此

樹藝五穀之法于中夏也

臣工篇

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疏曰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飭而遣之于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飭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獨斷亦曰諸侯助祭遣之于廟之所歌也○詩說曰祭先農之詩也○通解云保介爲籍田而設籍田之制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所以承大禘而育人民者皆

在乎此此其所以歌而遺之也此後節之意即國語所謂恪共于農條其疆畔日服其鏄不解于時也○首章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于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二章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教其急趨農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

之士被甲執兵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麦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也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穫之也○輔氏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爲農官之副○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周人以農事開國故重其事也周家

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于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群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又命之來咨度也○朱子舊註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呂氏春秋亦同此文見孟春紀○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在農事常首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勸制諸侯之賞莫先于田

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孫炎曰畬和也疏云畬和柔之意

噫嘻篇

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云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朱子曰序誤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于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幷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詩說亦曰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獨斷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傳云噫

嘆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私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

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柞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王者立田官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鄼五鄼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

以十年之上下出歛法掌均萬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興○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閒設官分職其間爲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于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畯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以爲農事而已○朱子舊註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私田終三十里而民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竝耕也○疏義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盖頌體

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卽其地以戒農官與況或以此爲豳頌則其列于頌也尤宜矣○農字與由通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載考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乃知農與由通說文無由字

振鷺篇

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濮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于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薛君章句○振羽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卽振鷺○毛氏曰雝澤也○

先儒多謂壁廱在西郊故曰西雝○李氏曰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來周也自西徂東故曰西雝○曰亦有斯容曰以永終譽是但以其外而已乎若以其外則吾未十二代之後之賢也有瞽篇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則以其心矣是心也不以興亡爲忌而樂天安分之心也葢此容此譽之本也其必微子與○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二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註曰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所謂作賓王家是也○尚書日記云二王之後助祭與虞賓在位不同按經受終于文祖格于

藝祖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正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侯服駿奔者同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通解云此疑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若以爲正祭之樂歌何不一言祭時事而獨拳拳于二代之後○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周之忠厚不特見于二王之後也觀武王甫定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闇則于先代仁賢罔不埀情者今日杞宋助祭周庭而周人復爲之賦振鷺其忠厚可謂以世繼世者矣○樂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則又豈特二王之後而已○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如是然後可以夙夜永終譽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爲鑒耳○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

豐年篇

序云秋冬報也○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言省文也曹氏曰秋冬大亨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箋云廩所以藏粢盛之穗也○醴周禮註云猶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之先嗇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嗇是也方社則南田以社以方是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于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

上而以司嗇配之○祭法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禮記云天子八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也夫亦猶是也乎先妣以始祖所出者爲重故曰似續妣祖疏義云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輔氏以初本爲是趙氏以改本爲是經文只言烝畀祖妣未嘗如甫田有以社以方以御田祖等語則似難舍經文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改本何文用小序○陳穀曰秭釋文○獨斷曰烝嘗秋冬之所

歌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艸木豐茂嘉谷
竝生○京氏灾異云君賢臣職五穀豐滋○禮稽命
徵云天子登祀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谷
豐登○子野占云帝問子野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
可知不子野曰歲豐甘艸先生甘艸薺菜也○物理
論云正月朝四方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
均和四方竝熟○南越志云高興縣多客鷄其形如
雞而五采至則年穰○南海記云程溪浦口有蒲母
養龍斷其尾因名曰龍掘時人見之則境大豐

有聲篇

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通解云按樂成謂之合廟器成謂之考宫室成謂之落此古人之字義也○祫祭之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而毁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毁廟之主亦與焉○按宋史神宗元豐五年禮文所謂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奥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于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此與陳祥

道禮書合李[illegible]制考 王○又按宗廟神主祭祀有二疑焉一則疑天子之后諸侯大夫得與祭乎否也一則疑神主在室及受祭時就置諸地乎否也竊意天子諸侯于各廟月祭或特祭則先王與后先公與夫人同祭猶先王先公生時在小寢燕息時也若祫則出主于堂而后與夫人不與猶生時在路寢治事時也古人席地而坐凡數席之法初在地一重曰筵重在地上者曰席其祭享時則設其在室即西南隅爲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即置地可也王制考○首章有者始有也始有衆瞽人數亦始有懸鼓等器而樂作

焉樂作以合祖故特曰先祖是聽○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聽而鼓樂傳曰黃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周禮鄭司農注云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疏云似逸詩不知何从出○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其來大司樂詔之其歌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眡瞭三百人○二章樂記曰聖人作為鞉鼓控腔揭丘八反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控揭柷敔也六者皆質素之音故曰德音旣用質素爲本後用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旄牛尾狄翟雉羽文舞所執鞉王制注所以節樂也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瞽矇眡瞭掌播鼗應小鞞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鞞朔鼙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朔始也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先儒以田爲朄則朔鼓也以其引鼓則曰朄以其始鼓則曰朔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名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朄朔爲三鼓恐未必然○鼓鼗革音

也柷圉木音也簫管竹音也磬石音也○禮記明堂
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
虡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
周鼓始垂于簨虡故謂之懸鼓也○正樂縣之位王
宮縣宮縣四面象宮室諸侯軒縣軒縣闕其南避王
南面也卿大夫判縣東西之象左右王也士特縣象
士特立獨行也○疏義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
十七齟齬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
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爲本柷
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焉故敔爲伏虎之形

則實而已○三章五代會要周樞密使王樸上疏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公羊注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武樂六成周始作樂主大武而已成于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楚辭澹兮忘歸即永觀厥成之謂也○謝

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竝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潛篇

序季冬薦春獻鮪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故此時薦之○孔氏曰冬月既于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魚寒皆可薦春惟獻鮪而已○曹氏曰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魚通所以多魚○大戴禮曰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

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潛槮也爾
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橬音潛橬槮也字林作罧音心去聲
○陸氏曰鱣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鱣冠篇而神
農書曰鯉最爲魚之主以上諸魚已經訓釋故註不
復及惟鰷于風雅無所見故獨訓曰白鰷鰷形狹而
長似條性浮若鰷而白也○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
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與之
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輔
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又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
今月令但有季冬至薦廟之文而已季春爲鮪乃序

說也○月令曰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祭寢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
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與月令同也○陳
氏曰獵而親殺為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為薦先與
○孔疏曰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隱五
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金華應氏曰嘗者
試而驗之也將薦于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
必品嘗此致敬于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
廟則嘗魚此致敬于天與親也秋嘗曰嘗亦謂物已
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方慤曰王者之于祖

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爲人道也

雝篇

序曰禘大祖也朱子謂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祭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于后稷之廟矣而詩詞無及于嚳稷若

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
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
後通用于他廟耳○獨斷亦曰禘太祖之所歌也○
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
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
雝之詩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可謂得萬國之懽心
矣于是而知武王之達孝矣○記曰子孫之守宗廟
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

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武王祭文王而歷敘文王之德可謂明矣可謂仁矣武王伐紂而作太誓一則曰天矜于民一則曰惟天惠民盍安民以順天乃文武父子之家法也○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輔氏曰人為萬物之靈惟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廣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箋云假嘉也宜徧也嘉哉皇考指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功故

載見篇

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獨斷亦云○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

有客篇

序云微子來見祖廟也○有客之謂有者尊之也與之也客者對主之稱天子至尊無對茲以無中而稱有不亦尊且異乎庸言○白虎通曰王者有不臣者三二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也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也○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僻不疑忌同姓懲武庚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益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爲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爲益加此周德之爲至也哉尚書日記○首章傳云亦亦周也

箋云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又選擇衆臣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孔氏曰敦琢是治美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毛詩或問云按說文緀帛文貌文傳斐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即緀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云荐也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且然則且乃荐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即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

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末章箋云追送也
于微子去王姑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从而安樂
之厚之無已傳云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
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
也言動作而有度○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
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叚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
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輔氏曰既與之以甚大之
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釋方張氏
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葢二年
之後克其用力艱故于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

者既有滛威矣如天降威之威謂誅武庚等也細玩滛威二字殊非佳語而今也降福孔夷益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焉而已也○或曰微子受封于宋武王封之歟成王封之歟曰武王封之成王申命之耳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是也蓋武王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于宋見于樂記者可考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而湯失其祀矣于是卽微子已封之宋國建爲上公以主湯祀周書微子之命一篇乃申命之書非先王未有封至此始封之也凡策命

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之王邦之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也則史記申命之言信不誣矣且武王猶封箕子于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 出通解

武篇

序云奏大武也○詩說曰大武一成之歌○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也○呂氏春秋云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海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淮南子周樂大武三象棘下

〇箋云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紂須假五年〇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蓋武王以征誅而得天下人皆知之武王以不殺而成大功人未之知也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劍欲斂寓意微矣〇按謚法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〇

文王之在周也功德最盛故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及武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可以見武樂只是六成

閔予小子篇

序云嗣王朝于廟也○首章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

可謂成矣而曰遺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
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
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二章陟降庭止傳云庭直
也箋云言武王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
直道治民信無私枉○漢書注言成王常念文王武
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華谷嚴
氏曰說者以陟降庭止爲若見文王陟降于庭然下
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旣庭且碩韓奕榦不庭
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爲直庭之爲直見于
經多矣不必易也

訪落篇

序云嗣王謀于廟也○箋云成王于廟中與群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群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于是未有數艾數也言遠不可及也將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我小子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繼又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群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

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篇

序云群臣進戒嗣王也○首節易箋音亦言天去惡
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高在上遠人而
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
視近在此也○二節傳云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箋云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
謂賢中之賢也示我顯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
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不聰敬止解頤新語曰

不聞敬天之道也嚴氏曰惟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又曰佛如字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从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脉未知

譬如寶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又云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佳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成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中論治學篇○學之一字發自傅說說命篇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小毖篇

序云嗣王求助也○傳云荓蜂摩曳也箋云我其創艾于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群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螫毒耳謂將有刑誅○呂氏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事也嚴氏曰莫予荓蜂猶言莫予毒也凡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如莫我肯德莫我知莫予云覯之類皆倒詞也○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孫毓云群臣無

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輔氏曰此詩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經世紀年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成王方十三歲○疏義云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王敬之勉于學問以敬天小毖懲其往事以謹患而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四篇葢一時詩也○訪落慎始也所以處常也小毖謹微也所以處變也

載芟篇

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首章通解云柞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月令曰

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是也溽澤疏義曰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注疏曰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溽澤然土皆解散也○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艸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用力尤難故也然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艸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信如此則柞之與芟自耕夫所必有者不必皆新墾之田也○二節箋云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三節傳云士子弟也箋云婦子來饁饁其農人于田野乃逆而媚愛之依之言愛也言勸其事勞不自苦倣載當作熾菑農人旣耘除艸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彊以註引遂人以彊予任甿本註云民幼弱爲弱壯爲強強有餘力及授田之際則予以餘夫之地疏義曰謂之任甿者言以此輩供農民之用也變民言甿異内外也能左右之曰以闗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出太宰九

職本注云閒民謂耕閒田者無常職謂不如八者之有常業也○六節傳云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穆然難進也○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七節箋云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懽心于國家有榮譽以椒馨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疏義云豐盈氣象在于養賢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
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
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
而祭黑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其道益莫之
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爲國老士庶人及死事者之
父祖爲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
復除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養老
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

爲人子者也兄事五更教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
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
饐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
父兄天下之民其孰敢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
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末章箋云饗燕祭祀其
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
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
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振亦古也○載芟田間詩耳而敦崇倫屬若在禮法
之所侯主以正位一家立宗法也乃次亞旅列支庶

也乃附疆以別親疎也旣又媚依夫婦焉烝畀祖妣焉燕享賓客焉供養耆老焉夫艸野何以得此哉思文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然則固在疆界中也（聽言）○伯長也子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白虎通）

良耜篇

序云秋報社稷也○其饟伊黍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也荼蓼水陸二種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之艸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懽也○末章遍解云此篇之祭祀以

爲祭宗廟則周人尚騂牲不應犉牲也以爲祭田祖先農方社之屬則四方之神各以其色之宜犉特其一色耳不知其何指也若从朱子初本以爲宗廟樂歌則周人用騂牲赤黃曰騂黃騂曰黃犉者騂之近色也詩人特變其文如此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有捄其角恐是握也則爲宗廟之祭似可小序以此爲報社稷之詩孔疏曰社稷用黝牛當以黑而社爲土神又當以黃故用黃牛黑脣之犉毛傳曰社稷之牛角尺謂與賓客等也皆意之之辭耳○周官牧人掌牧六牲以共

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蓋純謂之牷完謂之犧故禮記言毛以告全陽祀南郊及宗廟也陰祀北郊及社稷也望祀四岳瀆也

絲衣篇

序與獨斷皆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即龍星張晏曰龍星之左角曰天田蓋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朱子云序誤高子之言亦誤〇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爲之故曰絲衣〇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

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冠色所以爵何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疏義曰門側之堂謂之塾疏云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按圖門之中間爲正門左右兩間各爲內外塾一門凡四塾外塾南向內塾北向塾前之地爲基此蓋門內西塾前之基地卽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也○安成劉氏曰儀禮士之前祭一日夕時王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

東序視豆籩鉶于房東視几席及敦于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于是賓主皆出即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冪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祀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也○疏義云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牲視濯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

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祼顯相以絲衣獻祼牲祼濯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通解云卣一也而有彛與彛之不同何曰卣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卣以象氣之所仍拚者爲彛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故曰量卣得其象○左傳甯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酌篇

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子謂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詩說曰爲大武之五成○或曰朱子未嘗明訓師字爲師法其曰武王之事是師者謂武王从事于是師也事如臨事而懼之事師如於鑠王師之師此乃毛鄭本意也箋云介助也嚴氏曰於乎威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于得天下也旣而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于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武王之至公是以信服于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者公之治嗣者

信之固也○通解云此以酌名詩酌與勺同于此詩之義無取故予朱子以爲節樂之名如曰武宿夜云或者不知此遂以爲武王行師能酌其時故名爲酌非是然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亦是一說但今說此詩者不可以酌字認當玩子朱子酌卽勺也以下云云○建安何氏曰勺籥也籥舞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內則十三舞勺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左傳象箾南籥注皆文王之樂○傳曰武有七德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養天下者安民和衆豐財而已今夫勺水爲勺酌酒爲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之道焉

桓篇

序云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曰桓○獨斷曰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天命匪懈箋云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保安也士事也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

業遂有天下於明乎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伐之

賚篇

序云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左傳曰武王作武其三曰賚○詩說曰爲大武之二成○通解云按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云云朱子曰於皇章有武王謚桓章有武王謚傳以爲武王時作者誤蓋以爲不應生前稱謚也則此詩無武王謚而傳以爲武王時作似也疏義反有未必然之疑何哉愚故曰賚詩無武王字以爲大武三章猶可桓詩有太

武字而以爲大武之六章則未必然也○上篇非武王講武類禡之作但後世講武類禡者取此詩武之義而歌之此篇非武王大封于廟之作但後世大封于廟者取此詩封之義而歌之

般

序云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傳云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

為一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〇王制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賓禮親邦國書舜典所載詩時邁般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荅人心也後世若作鄜時祠陳寶封太山禪梁父治枌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備者嗚呼先王之意荒矣〇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般遊也今考詩中無此意姑闕之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遍乎

四嶽所謂盤旋也○詩説曰爲大武之四成○孔氏日諸書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爾雅釋山岱泰衡霍二文不同一山而二名也曹氏曰言四岳而不及嵩嵩者嵩在王畿內故也岱山在今襲慶奉符縣衡在潭州湘潭縣華在華州華陰縣恒在中山府曲陽縣○蔡氏曰九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漢王横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巳爲海水所浸酈道元亦謂九河

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

魯頌

譜曰僖公當周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畧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王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則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〇通解云夫頌以告神明者也而後世有生人之頌其獘遠矣商周之頌其體純魯則變焉未祭而擬其歌其究不亦諛乎今考清廟之詩凡三十有一其言祭祀者八如敬之小毖振鷺臣工之屬蓋皆作之于廟也魯之頌雖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崗于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于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厠商周是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

駉篇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詩說曰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左傳曰魯莊公新作延廐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內之然則魯馬蕃盛自莊公始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葢憫其衰亂之相

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侔乎是故魯之駉牡揚于頌衛之騋牝褒于風○思馬斯徂甚言神劾之速如所謂綏之斯來等語○黃氏云僖公于十二公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書不雨為公之閔雨書雨為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詞皆無其實春秋書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僖公而意其為閔雨喜雨耳亦豈有其實也哉若其城頊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谷

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卜郊又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爲詩尚可以詩頌爲據而意春秋之書雨書不雨爲褒也耶木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爲之說曰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伯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伯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伯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無與其辱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爲楚人戍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

莒于鄟以責伓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伯主之禮此雖出于友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于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于周旣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于惡此雖出于遂而公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爲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鄫子于防曲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

有駜篇

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詩說曰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傳云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振振鷺傳以喻潔白之士箋云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潔白之士群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筭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懽君臣于是則皆喜樂也○桂山曹氏云辨治不專在燕上古明君賢臣未嘗一日而忘治如太宗丹霄之燕相

與斝論者非治道乎夫酌大斗以相酬稱兕觥而交錯觶云恩意之優渥也而爲治之法初不遺于醉飽之餘豈嗜酒以爲樂哉○二章傳云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故云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隋樂志云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鼓制有棲翔鷺于上者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于雷門以厭吳晉時移于建康有雙鷺哾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鷺以飾鼓耳

泮水篇

序云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子謂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安成劉氏曰亦若斯干之詩也○子貢古詩編次曰僖公獻捷于魯太廟史克爲之賦泮水○詩說曰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首章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傳云言觀其旂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曹氏曰學校乃禮義之所先樂莫踰于此也我則樂斯泮水而薄采其芹掇拾之間無非懽忻之所發也○疏義云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首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旂爲相應之語也○黄

氏曰魯人非樂乎泮大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
賴以長育成就也觀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
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
何以得此于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
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〇通解云春秋孔子
所作書其君曰公此詩魯人所作而自稱其君爲魯
侯者以其君之美可爲四方則且因請王而作遂爲
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〇三章
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

既謀之于泮宮則从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群爲惡之人一云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書穆王命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禮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爲百姓之所从也順長道群醜有不服乎○四章箋云僖公信文矣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昭明假至也其聰明乃至于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自是國人無不法傚之而孝者庶幾力行自求福祿○五章通解云僖公二十年春秋書曰春新作南門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于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

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敎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敎之意深矣○魯自桓莊以來學校廢弛或昧僖伯之諫而觀魚于棠或逆孟春之令而遠狩于郎或拒曹劌之言而觀社于齊否則又將爲焚丘築臺之樂耳求其能治學設敎者無人也詩人所頌豈無見哉○王制曰古者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决其謀也○書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皐陶之淑問也○六章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言多士之于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豐城朱氏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于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初已然矣○後漢東夷傳秦并六國淮西夷皆散爲民戶○三山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于是乎隘矣○七章孔氏曰荀卿論兵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箇○孔淑不逆箋謂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末章尹和靖曰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黄氏震曰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从齊桓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魯之所以不競與

閟宮篇

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謂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詩說曰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嚴氏曰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首章傳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箋云閟

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實實傳云廣大也枚枚釋文云閒暇無人之貌稙穉釋文云稙長稼也穉幼稼也○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非穀名○實實枚枚朱註實實鞏固也與易鞏用黃牛之鞏鞏字同枚枚礱密也是用晉語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句中字趙文子爲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士首之○生民述姜嫄生后稷而不一及其德此歎與也此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賴此一言以見周民之始生于德○二章翦商說文作𠛱始戩商解云福也謂太王實始受福于商也不知後世何以改

作鄭克咸厥功箋云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于先祖也咸同也后稷太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與焉故述之以美魯○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二心他慮則便與天爲二不足以致天之屆矣敦商之旅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語録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等語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言武王伐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文王一時氣象如此度必不能竟休了一似果實

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唐孔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之諸侯耳王氏曰言國則百里并附庸則不止○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爲正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筭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荅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寬自若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所謂錫之附庸者亦在

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遂妄爲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爲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爲方百里者三十四并魯之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〇三章曾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六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〇左傳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四章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毛氏曰楅特牛也絼著牛鼻以牽者葢楅衡以木爲之橫設于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絼則祭統所謂紖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惟具其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之也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肆師大

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是也散祭祀之牛授之司門充
人凡散祭祀之牛繫于國門使人養之司門祭祀之
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孔氏曰楅設于角衡設
于鼻○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
毛不毛不純色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毛炰
封人曰毛炰之豚註爓去其毛而炰之以備八珍也
胾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肉帶骨曰
殽純肉切曰胾○三壽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
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葢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書尚猷詢玆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足爲國久矣

僖公相季友任文仲而治業冠諸國然則此詩所頌其季友也夫其文仲也夫○大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非商周之體也○春秋疏魯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疏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群公則用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樂魯皆有之○釋異曰魯不舞雲門咸池樂有隆殺也○五章篇章爽章特因長短而取名耳章用以句則宜長于戟然

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傷矛此矛之辨也○伐戎狄經無明文惟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葢魯使人助之歟○春秋僖四年書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黄氏日抄曰齊桓公時夷狄外横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夷帖荆而中國免于左衽功亦大矣凡从其役者皆預其功詩人所爲頌僖公也○六章魯邦所詹詹至也謂太山魯之邦境所

至也箋云來同爲同盟也率从相率从于中國也○
孔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
以爲望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胡傳曰書會戎譏
之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反所以
譏僖公矣○閟宮近諛然有雖頌而實規者如魯邦
是常規守國也三壽作朋規敬老也眉壽無有害規
保身也淮夷來同規馭遠也居常與許規其變故業
也宜大夫庶士規其禮群臣也是即卷阿風諫之義
○通解或問曰此詩之頌僖公拳拳于壽考不一而
足何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于

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圍举閔戕于卜齮弑逆匯
縱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
考爲言所望僖公者無非欲其戒覆車耳或者乃謂
魯欲夸詡專以諛辭溢美例之抑知其忠君愛國之
意溢言表者終不得泯邪厥後僖公在位三十三年
而春秋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則詩未爲無所助也
會于卞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賢也禘于廟以享夫
人之尊成風之壽也○新廟疏義曰此或謂姜嫄廟
或謂閔公廟或又以爲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
及太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

僖公廟則詩正爲公祝頌之傳固未甞也朱子初說以爲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爲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亦可○閔公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此詩之奚斯卽此人也蓋名魚而字奚斯○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覊使魯

國見危而後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徐从齊會盟征伐
外魯事之見經者正少觀詩之所頌雖一時夸大之
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
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息遽
肆陽谷之樂則公豈眞能以禮信輔齊邪厥後宋襄
繼起雖其伯事有不从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从楚
孰若尊奬先代協賛姻鄰以爲中國之重乃乞師蠻
荊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葢自十六年季友卒後
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臧項會楚之失備
見于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齊則中原左袵之禍

僖公得遣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从狄之非先晉獻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井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鄸之陋此僖之不得全爲賢侯也况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兹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功之首罪之魁哉○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威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

商頌

那篇

序云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禮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陳氏曰聖人作鞉以爲鞉鼓而鼗所以兆奏鼓播鼗而鼓从之中聲以發焉○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于樂象君五聲非鼓不和其制始于伊耆氏之土鼓備于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曰

楹鼓周官以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爲一楹四稜焉貫鼓于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八音以磬爲主猶八卦以乾爲主故磬音出于乾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疏長幼之理皆辨于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疏義曰鼓爲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餘

樂在其中矣又曰聲歌下管其音雖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可謂美矣○國語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具見○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于奥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

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周之先代之後以振鷺有客二篇形容盛德那惟曰我有嘉客一嘉字儘括彼二篇大意○周人祭武王以酌桓賚般諸篇備言其功商人祭湯不言其功而但稱曰烈夫周雖諸篇而所述者有盡商止一烈字而所該者無窮豈武之功故不及商之難名與或商之詩質不若周之

文與抑湯之功具于別詩而亡之也

烈祖篇

序云祀中宗也朱子謂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祭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也○首章箋云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秩常也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

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周頌雝詩稱天子則自歌工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嚴氏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曰於穆於皇近于文矣○二章傳云戒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而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平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

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焉

玄鳥篇

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祫合也○詩說曰此亦祫祀之詩○首章史記曰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改亳爲殷朱傳曰殷土名契未嘗宅殷也鄭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補傳曰商因地有商山殷之得名以溵水○殷姓子氏正謂祖以玄鳥子生也○二章九有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于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

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爲殷制其說誠然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冀也旣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孔氏曰爾雅九州之名孫炎以與禹貢不同于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亦無明文地理志云

殷因于夏無所變改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三章通解云朱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因以自稱也則知此襲號者泛指武丁之子孫而非專指武丁矣或者謂高宗之外無復賢君不知三宗之外文有祖甲也見考索覲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但此重大糦上○釋文大糦大祭也○四章邦畿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職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

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王氏曰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末章栝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嚴氏曰自湯至盤庚五遷亳囂皆在河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从河北此詩言河正謂亳也○殷受命咸宜殷者中也謂明當爲中和之道也白虎通○傳云景大員均也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

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長發篇

序云大禘也朱子謂疑見本篇今按逸禮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立二尸太祖契也其所自出則帝嚳也前期迎嚳主于郊丘石室謂郊媒之室有二主嚳及簡狄也嚳與契一主故二尸也禘之日簡狄配神媒祭焉〇首章幅幁

自直方言之曰幅周圍言曰幀曹氏曰猶言廣輪○有娀呂氏曰春秋有娀氏有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朱氏曰恐不應絕遠如此史記桀敗于有娀之墟當在蒲州今河中府○二章傳云桓大撥治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政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盛武之威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〇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〇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爲黑也〇鄭曉古言云玄王湯也追王始于周契不得稱王此亦太泥〇通解云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亳殷未有謚詩稱契曰玄王湯曰武王書稱周武王曰寧王又曰寧老皆各以德言之非謚也至周太公始制謚法文王謚文武王謚武玄王之時方命圯族者在

朝重華協帝者末舉鴟義好宄之可憂奪攘矯虔之
溢目一旦玄王受司徒之職而以身先之不數年至
于庶尹克諧四方風動身教之足化人如此○三章
疏義云旣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
致天人交與之妙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聖敬聖
之一字三百十一篇前後商周兩代帝王如彼其盛
而稱聖者惟一若是乎非可濫稱也○四章箋云競
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六章箋云芭豐也天豐大先
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
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

然○韋顧昆吾鄭語祝融後○孔疏云昆吾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末章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吾之震師徒橈敗

殷武篇

序云祀高宗也○詩說曰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毁將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首章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武丁時不知楚君爲何人補傳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

鬻于荊至周惠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
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褎公之說不思
荊自帝嚳九州已有荊州之名至禹貢分荊州之荊
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孰謂周封熊
鬻始有荊哉○呂氏曰楚之于中國自商以來迭爲
盛衰○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
二名○殷本土地之名湯因殷而興也又殷者中也
言湯之得中也○二章氐羌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
州是其地○商居河洛之間則荊楚乃其南鄉○氐
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孔氏○黃氏曰

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其地○說文西方羌从羊爾雅疏戎類曰耆羌○國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四章箋云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之于小國以爲天子大

立其福謂命湯以七十里王天下也○五章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四方之極極中之表也周禮疏堯治平陽舜治安邑惟湯居亳得地中史記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朱公遷曰商周中興之功見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之政衰于暮年所父黃鳥之怨刺宜或有之故一傳而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由傅說而得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

殷邦百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而後生亦賢矣○安城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葢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别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立三宗之廟未知立于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

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群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群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群昭祧于武世室○濮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巳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祭告之意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

頌卷二十九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羣書字異考

關雎　洲說文作州　洲三輔謂之淤上林賦行乎洲淤之浦蜀漢謂之嘴 方言　逑釋文作仇　窈吳楚衡淮之間曰娃 烏佳反 南楚之外曰嫷 諸過反 言婑嫷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艷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　參說文作槮　荇釋文作莕　輾釋文作展　側楚詞作則

葛覃　覃詩說作蕈亦作藫　斁爾雅禮記作射

卷耳　卷耳爾雅作菤耳　寘詩考補遺作寔

穨說文作瘣頹姑說文作𠩄音同　罍漢書注作靁

砠說文作岨釋文作碹　吁爾雅注作玗　觥釋文

作觵　兕又作兇徐履反　瘏本又作屠　痡本又作

鋪

樛木　樛馬融韓詩並作朻　纍楚詞章句作虆

縈說文作縈縈釋文作帶

螽斯　螽爾雅作蜤詵說文作𧨢音同

夭夭　夭說文作枖又作媄　蓁通典作溱　華夸

賦也夸亦華別名音誇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夸

兎罝　兎釋文作菟　赳後漢書作糾

漢廣　喬亦作橋

汝墳　惄韓詩作溺　調作輖音同　赬說文作䞓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𤇆音毀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𤇆此方俗訛語也

麟趾　定字書作顁音同

鵲巢　鵲字林作䧿

草虫　覯或作遘

采蘋　蘋一作苹　湘漢書注作䰜䰜亨也　筐筥

月令作筐籧（法與筥同）斋或作齍（音資）或作粢

甘棠　翦釋文作剗漢書作鬋　茇說文作废　拜

廣韻作扒　憇又作揭　說或作稅又作脫

厭浥　浥又作挹　露又作暮

羔羊　委蛇釋文作逶迤韓詩作禕隋（音同）緎說文作黬

摽梅　梅韓詩作楳

小星　猶爾雅作猷　裯或作幬

死麕　麕本亦作麏又作麇

何彼穠矣　穠韓詩作茙

騶虞　虞劉芳詩義疏作吾

柏舟　棣棣禮記作逮逮　選朱穆傳註作筭　寤擗詩攷補遺　迭釋文作戜常也音同　○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音叉艖謂之艒縮二音目宿小艒縮謂之艇艇長而薄者謂之艜短而深者謂之䑲音步小而深者謂之𣛯音竹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爲欚音禮泭謂之箄泭音敷箄音俾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箄中謂之薦音符方舟謂之潢音橫　方言

綠衣　訧或作尤

燕燕　勗秦晉曰釗居遼切薄勉也或曰薄故其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南楚之外曰薄劣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勔釗齊魯曰勗茲方言

日月　述本亦作術

終風　笑本亦作咲

擊鼓　鏜石經作鼞說文亦同　洵毛詩曰遠也韓詩作夐亦遠也　契本亦作挈　說作悅

凱風　晛睆韓詩作簡簡

匏苦　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　雁鹽鐵論作鴈　旭日釋文作盱日嗈嗈鳴雁詩攷補遺　卬須我友

同上

雁自關東而來謂之駉騀 駉音加 南楚之外謂之鵞或謂之鶬鵝 方言

谷風 黽勉韓詩作密勿 匍匐禮記作扶服 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晉衛燕魏曰台秦或曰陶汝潁梁宋間曰胎或曰艾 揚雄方言

宴本又作燕 鞠本亦作諊 蓄亦作畜 黽亦作僶 御亦作禦 肄爾雅作勩

旄丘 字林作堥丘 亡周反又音毛 流離本又作鶹離 褎本亦作裦 爾雅離或作栗 瑣釋文作鎖

碩人 俁俁釋文作扈扈云美貌 榛本亦作蓁

荼或作藷

泉水　瀰釋文作坭　毖說文作䀣直視也韓詩作

祕　肥或作淝

北門　殷本作慇　摧或作催韓詩作譅音子

北風　邪一作徐

靜女　姝好也秦曰娥宋魏閒謂之嫙音盈秦晉閒凡
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之媌莫交反
或謂之姣趙魏燕代閒曰姝或曰妦言丰容也音蜂自
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方言　姝說文
作娖　貽本又作詒　說本又作悅　洵亦作詢

新臺 泚說文作玼 洒韓詩作漼 浼韓詩作浘

浘音尾 燕文選注作嬿說文作㜪 戚施說文作䵳

鼀

二子乘舟 養養詩補改遺作洋洋

柏舟 髧本又作优徒坎反 髦說文作髳 特韓詩作

直相當值也

墻有茨 茨本又作薺 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偕老 爾雅褘褘它它 說文㐱髮 周禮注不屑

鬄也 是褻絆也 釋文邦之援也援助也

鶉奔 一作鵲之姜姜

載馳　跋涉儀禮疏作軷涉　采蝱說文作采莔

淇澳　綠爾雅作菉　竹韓詩作薄音徒沃反薄篇筑也

斐釋文作邲美貌　咺韓詩作宣禮記作喧說文作

愃　諼禮記作諠　琇說文作璓　會作髖

考槃　阿韓詩作干地下而黃曰干　薖釋文作鍋

韓詩作過過美貌　軸詩攷補遺作逐

碩人　碩碩沈巨濯訏敦夏于大也齊宋之間曰巨

曰碩陳鄭之間曰敦荊吳揚甌之郊曰濯中齊西楚

之間曰訏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

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彬齊語也于通詞也

褧書太傳作蘏列女傳作䌹說文作檾儀禮作景　譚白虎通作覃　犀爾雅註作棲　螓說文作䫉　說釋文作稅　發韓詩作鱍說文作䱽　濊或作濊　蘖韓詩作䡾　揭韓詩作桀　坻　頳爾雅註作敖　泣楚詞章句作波　體釋文作履　帷儀禮注作幃　信誓怛怛說文無與士媿

詩考補遺

竹竿　滺滺釋文作浟浟　揖又作檝

芄蘭　支石經作枝　觿周禮眂祲註作鐫　悸釋文作萃垂貌　甲韓詩作狎

河廣　跂楚詞作企　刀字書作舠舠說文作䑠並音刀

䑠小船也

伯兮　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

有狐　綏綏齊詩作文文

黍離　離離說文作穲穲　搖搖爾雅作愮愮

君子陽陽　翿說文作翳

揚之水　揚詩說作鴹

中谷有蓷　暵說文作灘　啜韓詩作惙　歗籀文

嘯字

兔爰　說文雉罹于罦

清人　矛方言云吳揚江淮南楚之閒謂之鍦音蛇或謂之鋋音僤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　喬說文作鷮

右抽說文作搯

羔裘　渝韓詩作偷

遵大路　說文無我𢽾兮　魗本亦作款市由反

還　還齊詩作營韓詩作嫙　猗齊詩作㠊水經註作猗亦作㜪從說文作从　肩說文作豜　儇韓詩作婘

雞鳴　雞陳楚宋衛之閒謂之鸊鷈避祇二音桂林之中謂之割雞或曰䳢音從北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伏雞曰

抱爵子及鷄雛皆謂之鷇音顗其郊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 方言

子衿　衿石經作裣　叏兮達兮 說文

東門　貞薛君作䰟魂神也　綥巾 說文

蔓草　婉玉篇集韻作[酉宛]

溱洧　溱說文作潧　洵詩考補遺作詢

著　俟漢書顏師古作竢

南山　從衡其畝從韓詩作由

甫田　驕楊子作喬　孌說文作[女矞]

盧令　令韓詩作坽說文作獜

載驅　弟釋文作第　濔濔釋文作爾爾

猗嗟　選韓詩作簒謂彝應雅樂　反韓詩作變謂四矢變易猗嗟顛兮集韻

葛屨　摻摻韓詩作纖纖說文攕攕　提提楚辭作媞媞漢書作姼姼　辟說文作僻

伐檀　漣爾雅作瀾　猗爾雅作漪　穡爾雅作嗇　坎坎魯詩作欿欿　輪南楚之間謂之軑音大或謂之軝關西謂之輚音總

碩鼠　宛野謂鼠爲鼫音雖

山有樞　樞魯詩作蓲　詩攷補遺又作樞　愉漢

書文選註作婾　何曾詩作胡

揚之水　繡鄭箋作綃

綢繆　逅說文作遘

羔裘　褎韓詩作褏

杕杜　筮韓詩作逝　周韓詩作右

采苓　苓詩補考遺蘦

車鄰　鄰韓詩作伶

駟驖　漢書作四臷　歇韓詩作猲　驕韓詩作獢

小戎　鋈說文作沃　厹釋文作厺　閉說文作秘

周禮註作䩛　厭厭列女傳作愔愔

蒹葭　遡爾雅作泝說文作𣴚　淒淒釋文作萋萋

終南　渥丹韓詩作渥赬　紀崔靈恩作屺

晨風　晨說文作鸇　鬱說文作宛　苞櫟爾雅

無衣　澤說文作襗襗袴也

權輿　末句爾雅多一胡字胡不承權輿

檜風　檜一作鄶地理志作會古外反

宛丘　湯楚詞作蕩　翿爾雅作纛　方言曰楚曰
翿關西東皆曰幢

東門　說文市也媻娑

衡門

墓門　列女傳墓門有棘

鵲巢　美韓詩作娓　鷊說文作鶂又作鶃又作虉

詩考補遺

月出　懰羣經音辨作劉　懆朱云當作懆

澤陂　荷樊光註爾雅作茄　傷魯詩作陽　儼韓詩作㒵輾韓詩作展

素冠　棘人欒欒兮說文

長楚　猗儺楚詞作旖旎爾雅作長楚

匪風　怛韓詩作悬古怛字　飄與猋同說文作飆漑說文作概

蜉蝣　衣裳䊮䊮說文

候人　祋禮記註靈恩集註俱作綴　彼其國語作彼己禮記作彼記　薈說文作嬒　孌說文作㛘

鳲鳩　騏周禮註說文作璂　尸鳩漢書　伊騏周禮註作綦說文璂

七月　觱發說文作滭泼　栗烈集註作栗冽按烈從火不得為寒氣　向儀禮疏作鄉　日漢書作聿　鬱韓詩作蓷　重周禮註作穜　穋作稑　凌陰說文作滕陰　蚤禮記註作

早　䑐禮記註作鱝　蟋蜸說文

鴟鴞　迨天說文作隸天　予惟音憢憢詩考補遺

東山　靈雨說文作霝雨　鸛說文作雚　栗薪釋文作蓼薪

破斧　是皇齊詩作是匡　吪爾雅註作訛　道集本作揫

狼跋　疐說文作躓几几崔靈恩集註作掔掔說文一作巳巳一作掔掔

四牡　倭遲薛君作威夷隘也漢書地理志作郁夷　痑痑駱馬說文漢書作驒驒

皇華　駪駪楚辭作侁侁說文作莘文

常棣　韡韡說文作韠韠藝文類聚作煒煒　春令左傳作鶺鴒　飲酒之飫說文作䭷

伐木　許許說文作所所　壿壿舞我　又韄韄舞我俱說文

天保　吉圭惟饎　三家詩　絜蠲爲饎　周禮疏　礿祠烝嘗　禮記註

采薇　彼爾惟何說文

杕杜　檀車幝幝音同幝釋文

嘉魚　烝然鯙鯙說文

南山　樂旨君子左傳

蓼蕭　和鸞嚛嚛賈誼新書

湛露　厭厭韓作愔愔說文作懕懕愔愔和悅貌

菁莪　菁菁薛君作蓁蓁

采芑　朱芾斯皇白虎通

車攻　圃草薛君傳圃博也有博大意馬融傳註作圃草　赤芾金舄白虎通　抉拾周禮註　集韻作夬拾　舉柴說文作擧⿱此手

吉日　駓駓俟俟馬融傳註　旣禡旣禂說文　其麎孔有爾雅疏

庭燎　鸞聲鉞鉞說文

鶴鳴　可以爲厝說文

祈父　有母之尸雍外傳

白駒　空谷薛君作窮谷

斯干　如矢斯扐扐隅也　如鳥斯翰翅也　載衣之裼釋文云示之方也　約之格格周禮註

無羊　或寢或訛作譌覺也釋文

節南山　天方薦瘥說文　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荀子　昊天不庸庸易也釋文

正月　謂地蓋厚不敢不迹　佌佌彼有屋說文

速速方有穀 漢書 寍勿從事 漢書 悠悠我悝 爾雅註 憂心瘐瘐 詩考補遺

十月 悠悠我瘇 詩考補遺 熚熚震電 仝上 緐惟司徒闍妻扇方處 杜欽傳 讒口嗸嗸 俱釋文

小旻 歙歙訿訿 漢書 噏噏呰呰 荀子 膴王肅讀作幠大也 或禮或謀 漢書 戰戰矜矜 左傳 螟蠕有子蠕蠃負之 說文

小宛 哀我疹寡疹苦也 宜豻宜獄

小弁 弁漢書作卞 音盤 鯈鯈周道 詩考補遺 惄焉如疛 除又反 釋文 萑葦淠淠 外傳 譬彼瘣木 說文

巧言　僭始旣涵　㦸㦸大猷說文漢書註秩秩大猷說文　僭始既減釋文

繇聖人謨之　旣微且尰說文

巷伯　緀兮斐兮緀白文貌　咠咠幡幡說文　勞人慅慅詩考補遺　哆兮誃兮詩考補遺　謻兮哆兮說文

蓼莪　蓼義蓼蓼者儀隸釋漢碑　𦈢之窒矣說文　䏸天罔極漢書

大東　嬥嬥公子往來貌釋文　茖茖公子行彼周道楚詞

哀我癉人爾雅註　周人之子朱育集字　○琄琄佩璲爾雅疏

跂彼織女說文　東有启明詩攷補遺　周道如

砥孟子

四月　匪鶉匪鳶說文　百卉具腓詩考補遺

北山　或盡鞫事國漢書

鼓鍾　憂心且怞說文

楚茨　楚薺禮記註楚楚者薺楚詞　我蓺黍稷說文　祝祭于鬃說文　馥芬孝祀薛君

信南山　畇韓詩作畯　匀匀作畱畱周禮疏

甫田　倬釋文作箌音同大也　秉畀釋文作卜畀卜報也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漢書

大田　去其螟蟘說文　有晻淒淒呂氏春秋

洛矣　韎韐有赩白虎通

桑扈　受福不儺，兕觵其觩說文　匪儌匪傲漢書

頍弁　先集惟霰爾雅註　樂酒今昔楚詞

車舝　高山仰止說文　景行行之史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棥說文　止于藩史記

賓筵　威儀販販善貌釋文蒲板反　仄弁之俄　屢舞婓

說文　酌彼湅爵詩考補遺

采菽　采叔國語　觱沸濫泉說文　滭沸濫泉詩考補遺　赤紼在股白虎通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　紼纚維之爾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角弓　觲觲角弓（說文）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荀子隧讀爲隨）

隰桑　瑕不謂矣（禮記）

白華　滮沱北流（說文）

瓠葉　有菟斯首（後漢註）

漸漸　俾滂池矣（史記）

文王　不顯奕世（後魏禮志）娓娓文王（集註）述修厥德（漢書）儀監于殷（禮記）上天之載載讀曰哉謂生物也（禮記註）上天之縡（揚雄傳）

大明　天難諶斯（漢書）聿嬪于京（爾雅註）允懷多福（繁露）在

緜

郃之陽其膾如林說文坶野洋洋水經注磬譬也 一

陶覆陶穴說文畎夷喙矣左傳犬夷呬矣昆

夷駾矣說文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楚詞周原

腜腜莫來反臯門有閌閌盛貌釋文

棫樸

追琢其璋周禮註彫琢其章亹亹我王荀子

旱麓

瑟彼玉瓚說文周禮註作卹彼凱弟君子禮記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此惟與度論衡克順克俾俾于文

王禮記無然畔換漢書註其菑其殪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塡

下也釋文莫其德音莫定也左傳樂記同與爾隆衝釋文崇墉

圪圪說文是禷是禡

靈臺　白鳥鶴鶴孟子　賈誼新書作皜皜　經始勿悈

詩考補遺

下武　應侯愼德家語淮南子　昭哉來許漢碑　昭茲來御愼

其祖父後漢書註

文王有聲　耿求厥寧說文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華急也　度是

鎬京禮記　既伐于崇書大傳　築城伊洫釋文

生民　不㽁不副　克疑克嶷　禾穎穟穟　瓜瓞

㞋㞋集韻　或舂或抌儀禮註　或簸或舀拂厥豐草

釋文惟虋惟芑烝之烰烰說文　淅之溞溞爾雅音義　后

稷兆祀集韻

行葦　惟葉柅柅文選註　肆筵設杌楚詞

鳧鷖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假樂　不愆不忘文選註　不騫不忘繁露

公劉　于邠斯觀白虎通

泂酌　可以饙饎說文

卷阿　嗣先公酋矣爾雅註　祓祿康矣爾雅　噦噦其羽說苑

民勞　替不畏明說文替勇也

板　下民卒癉禮記　是用大簡左傳　無然詍詍說文　洩洩爾雅　老夫懽懽爾雅　民之方唸吚說文　介人惟藩漢書　上帝版版詩攷補遺　聽我敖敖同上　多將謞謞詞

蕩　之㪽矣已上詩考補遺

曾是強圉漢書註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式號式謼漢書盪盪上帝詩攷補遺

抑　有梏德行禮記荒沈于酒漢書誥爾人民鹽鐵論白圭之㓎說文不僭于儀禮記我心慅慅五經文字誨爾忳忳禮記註又作訰訰詩考補遺聽我邈邈同前于孫慖慖詩攷補遺又作㦀㦀外傳

桑柔　國步斯矉說文告爾憂卹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墨子泰風有隧爾雅註往以中垢外傳

雲漢　饑饉洊臻繁露蔽蔽山川說文蘊隆爞爞詩考補遺有

識其聲說文

崧高　錫爾玠圭爾雅注　旣入于徐楚詞　王踐之事踐任也

蒸民　民之秉夷孟子　不畏強圉漢書　四牡騤騤四牡騶

騶說文

韓奕　弈弈梁山爾雅注　有倬其道什文　鉤膺鏤鍚說文　鞶

華詩攷補遺

江漢　武夫潰潰鹽鐵論　弛其文德協此四德禮記注弛施也

協和也

常武　敦彼淮濆說文　懿厥哲婦　匪降自天漢書　鞫人

伎忒說文　舍爾介逖說文　邦國殄顇漢書　民民翼翼

清廟　逘奔走在廟 禮記註

維天　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正義譜　誐以溢我 說文 誐以謐我 廣韻說文

昊天　緝熈亶厥心 國語　有謐 賈誼新書禮容篇

時邁　及河嶠嶽

執競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 說文　又作韹韹 漢書

思文　貽我嘉麰 文選註　飴我釐麰 漢書

有瞽　應朄縣鼓 周禮註

潛　涔 古潛字　小爾雅作橬

載見　革有瑲說文

學小子　斆斆在交說文

小毖　自求辛赦赦事也釋文　莫予甹夆爾雅

載芟　有客其耜詩攷補遺　其耕郝郝同上　民民其麃象貌釋文

良耜　其鎛斯擱集韻周禮公證　既茠荼蓼說文　以茠荼蓼詩考

絲衣　補遺積之秩秩說文　穧積禾也

素衣其絲弁服俅俅說文　鼐鼎及哉鼒音資史記音義

不虞不驁史記　不吳不敖說文

酌　汋荀子左傳　勺儀禮禮記漢書

賚　鋪時繹思左傳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駉

有驈有騜 說文 牡馬河北本作牧馬 以車驛

驛 釋文崔本

泮水

薄采其荇 白虎通 其旂伐伐 羣經音辨 言采其茆 說文

在頖獻馘 禮記注 束矢其搜 說文 鬈彼東南 鬈除也什

文 獷彼淮夷 覺悟貌薛君

閟宮

稙稚尗麥 實始戩商 說文 戎狄是應 荊荼是懲

史記 弇有下土 詩考補遺

那

鼓鼘鼘 說文 湯孫奏假 詩考補遺 亦不怡懌 同上

有和鬻 說文 亦有盉羹 說文通釋 鬷假無言 左傳

長發　玄王桓發釋文　海外有截漢書　至于湯齊禮記注讀爲躋

聖敬日齊同上　百祿是揫說文　爲下國駿蒙荀子

爲下國畷郵禮記注　爲下國恂蒙傳奏其勇大戴

禮　武王載坺說文　武王載發外傳荀子同　包有三枿

漢書　帝鼓既伐漢書

殷武　罙入其阻說文